

● 观察设计之都



● 点评

如今正陈列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装置作品《海葵》，用硬质的工业风扇、灯罩、插座、灯泡，却展现了一股柔若无骨的美感。作者巨燕使用了大量的废弃六叶电扇，结合装置整体的圆圈状，产生了一种旋转的动感美。

也许，装置没有命名更能赋予参观者想象的空间，当参观者第一眼看到这个装置时会看到什么呢？是在众多曾随处可见的电器中看到过去质朴而温馨的平静生活，还是听到了这

些被弃之不用工业废品们无声的哭泣？《海葵》用密集的组合和单纯的灰色色调，静静地等待着参观者的参与，等待着自己一次又一次全新的诠释。

当这些没有被回收的废弃品，不用躺在泥土里释放二次污染，而是作为艺术的一部分发光发热时，我们多少也在它们的表情中感受到了它们的“感恩”，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享受了。

——编者

“创意”、“设计”两词近几年大热，和“生态文明”、“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热乎劲儿一起，成为大中城市纷纷起而追逐的时尚词汇。创意和设计，各地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弄个工坊，搞个园区，或者旧街区改造直接奔“×号桥”和“×天地”而去，但名为“创意设计”，可园区里空空如也，大多也让走进的人感觉怪怪的，工业废弃物是文明进程的组成部分，是记忆中的“老时光”，理应是设计之都的重要元素之一。

胎记 用在另一个层面

◆ 记者 黄伟明 通讯员 程国政 文 姜锡祥 摄

⇨ 有话要对创意名城说

近日，2012中国城市榜单揭晓，上海、北京、深圳、成都、广州等获得全球网民推荐的“最中国创意名城”称号。当然是好事，但我们不知道，这个评选的具体内容要素如何，是否包括工业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和艺术化设计？

我们都知道，随着大家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与居民区、商业区共处的局面不复可能，于是搬迁后的旧厂房就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创意园区，当然好：厂房、烟囱都还在，老老的红砖、高高的烟囱，归来的游子、夜归的儿孙“看见他就到家了”。

可是，我们看到的设计创意城不少却不尽如人意，空空地只见修葺一新的房子，房子里的“胎记”却已全无，这里原来是干什么的？纺织、造车、炼钢？大多只能从“介绍”、“指南”中依稀窥见“前世”的一鳞半爪了，实在而温暖的具象符号——老物件没有了。

虽然设计、创意“园”“桥”“坊”仿佛一夜春笋，争相绽放，但真显人气、品位上格者又有几何？我不敢说，类似创意园区，有不少如雷贯耳。可是细细想来，我们城市中创意园区里充满着的是什么呢？艺术家、设计家，不时地展览、经常地沙龙，还是酒吧、餐馆、展销会？如果是后者，则是园区依稀成商场，创意则溜之乎也了。

⇨ 设计灵感不能忘了它

设计之都，固然要灵感飞动的斑斓创意，当然需要“古董”级的黛瓦、灰砖、石板街，但仅有这些还不够，灵感创意也要有工业废弃物的一席。

说“废弃物”，不对，应该说“旧物”再利用。一只灯泡、一片风扇叶、一顶灯罩、一只小配电箱、一个灯座，等等，他们的使用功能消退了，旧了；再次吹响集结号，将他们置于某处建筑物的房顶，一朵硕大富贵的“海葵图”就此诞生了，还是品种相当具有表现力的艺术装置作品呢！

创意已现已成为设计之都的自觉行为，多么希望把“旧物”的艺术化再生也作为设计之都的必修课，因为仅有空壳的所在不能叫血脉充盈的“都”的。都者，汇也，人汇、智汇、艺思汇方能繁华美好。没有养料来源的“都”自然会“贫血”，作为都会血脉养料的旧物件，让他们绽放出艺术的熠熠光辉，设计之都肯定会血气充盈、神采斐然。

⇨ 废弃物的艺术再创意

废弃的一次性筷子、盘子丢了？可惜了。看看我们艺术学院的学生们把它做成了什么。把它做成钟表——筷子做指针，盘子做表盘，把物质的浪费和时间联系在一起，提醒人们：这种无限度的浪费和消耗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就像日食的时候，无光的月亮逐渐吞噬了红日，白色的垃圾会吞没整个地球的。学生们说：“废弃物的艺术化利用，一举而四得：减少环境污染、缓解资源危机、节省垃圾处理费用，加上美化生活。”

厂里的旧钢圈、旧支架，甚至螺丝帽、旧砂轮，粘起来，变成了“变形金刚”、“未来战士”，往新生的园区门前一放，厂子的历史感、文脉都有了，老职工看到，想起的是峥嵘岁月；年轻人看到，是一切皆有可能；娃娃看到，是“太空战警”；还有巨大的蒸汽机“墙”、酷酷的锉床酷酷的钳子，硕大得有些夸张，为他们刷上油漆，“列队”站岗，阳光下风采依然。

● 话题

不必招摇

◆ 艾考

不是说园区里面不该有商业和餐饮，但主业为何，必须要问。很遗憾，如果统计一下，我

们大中城市里有多少“羊头狗肉”的园区？设计之都就是一个又一个设计创意富集区的叠加产生几何效应的结果，园区除了房子和时尚外，更多的是需要充满智慧的创意设计者，他们点石成金，把过去的一切“老物件”都变成今天大家共赏的艺术品，“抢”我们眼球，“撞”我们的心。这样，设计之都就不仅仅是外壳华丽、名头招摇了。



■ 废弃的工业管道，已成为许多创意园区的亮点



■ 报废的锻压机成为成都东郊工业文明博物馆的装置